



艺术品鉴赏平台
艺术家推介平台
画坛

现代快报

A27

2014.5.10 星期六

责任编辑 白雁

美编 王莺燕 组版 黄伟

关于民国美食，我们常常念起张爱玲笔下的蒜瓣炒苋菜、鲁迅小说里的茴香豆、蒋介石挚爱的黄埔蛋、张学良钟情的白肉血肠。与文坛、政坛相比，画坛是一个偏小众的所在，画家们的美食轶事就鲜有人去拾掇了。

其实画家多为性情中人，又多爱四处游历，不少人可是不折不扣的美食家。假若没有对美食的爱，张大千、齐白石笔下的白菜、萝卜、鱼虾，又怎能如此鲜活可爱呢？

本版文章来自99艺术网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

齐白石作品

舌尖上的民国画事

张大千用生命在吃，刘海粟一天要吃上10只茶叶蛋



齐白石在作画



张大千在巴西“八德园”下厨炒菜



“情趣生活的活化石”王世襄

张大千

民国画坛第一美食家

张大千堪称民国画坛第一美食家，他曾说“以艺事而论，我善烹调，更在画艺之上”。

张大千口味重，偏爱麻辣和醇香，对食材要求极为苛刻，从不吃过夜菜，鱼也要鲜活。他一生四海为家，走遍世界，不管到哪里，每天的餐桌上必须有一碗肉，而且每隔两天一定要吃点红烧肉、冰糖肘子、东坡肉之类的大肥肉解馋。

在亲自撰写的食谱《大千居士学厨》中，张大千用漂亮的行草记载了十七道他最爱吃的家常菜，包括：粉蒸肉、红烧肉、回锅肉、绍兴鸡、四川狮子头、蚂蚁上树、酥肉、干烧鲢鱼翅、鸡汁海参、扣肉、腐皮腰丁、鸡油豌豆、宫保鸡丁、金钩白菜、烤鱼等。

这其中包括了他制作的一日三餐食谱和宴客记录，几乎可以媲美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。在台北摩耶精舍，张大千还自创了不少菜，比如“摩耶生炒牛肉片”，出锅后肉片洁白晶莹，与木耳黑白分明。

张大千尤为钟爱女弟子方召麐亲手包的无锡小馄饨。出生于江南水乡无锡的方召麐，曾在美国随侍张大千一年，晚年“变法”融合中西画法，深得张大千赞赏。方召麐擅长红烧肉、小馄饨、凉拌干丝芹菜、凉拌猪耳朵，都是不矜贵却很见功力的菜式。

据说，晚年有一次张大千误把别人写的信当做是方召麐写的，以为她要来巴西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后来发现搞错了，就失望得大哭了一场。想来，张大千期待的，不仅是和弟子切磋论艺，更是那无上美味的小馄饨吧。

溥心畲

吃蟹30个还不饱，吃完油条不洗手就画画

与张大千并称“南张北溥”的溥心畲，热爱吃蟹。溥心畲的画干干净净，充满文人的清简之气，但据《安持人物琐忆》作者陈巨来回忆，溥心畲食量之大令人惊讶，吃蟹30个还不饱，吃完油条之后不洗手，马上画画，往往油渍满纸。

于是，陈巨来每次求画求书之前，都以脸盆、肥皂、手巾奉之，求溥心畲先洗手。溥心畲以为这是对他恭敬，每次都拱手以谢，说“不客气，不客气”，但其实陈巨来是怕他手上的油弄脏宣纸。

王世襄

一闲下来就琢磨采蘑菇

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时，发现住处附近杨树下的野蘑菇特别好吃。离开敦煌时，他特意画了一张野蘑菇生长地点的秘密地图，标明了采摘路线、时间，还标明了哪一处的蘑菇长得最好，然后送给了后来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。

这个细节不禁让人感叹，张大千真的是用生命在吃！相比之下，《舌尖2》里面用8个月等待小花菇的桥段也不算什么了。

同样钟爱蘑菇的还有收藏家王世襄。据说，他只要一闲下来就琢磨去采野生蘑菇。一次，他甚至骑车到永定河小学的传达室，找到了以前经常给菜市场送野生蘑菇的张老汉，请教采蘑菇的地点。“取经”后的第一个休息日，他就带上儿子王敦焯去永定河河源采蘑菇。

在王敦焯的记忆里，他每天早晨都要跟父亲商量当天的膳食安排，香满楼的“醃糟鱼片”、张兄弟家的“老鸭煲”、芝麻花的“贵州嫩鸡”……去店里专买父亲钦点的菜；炒菜也只用橄榄油；父亲以前只爱吃带骨的笋鸡，后来假牙嚼不动就吃不带骨的小笋鸡。

刘海粟

爱吃生鱼生虾，每天要吃10只茶叶蛋

画家们普遍性情随意，在饮食上很少给自己规定清规戒律。比如刘海粟对饮食从不忌口，除了蔬菜外，对糟猪脚爪、走油蹄膀和茶叶蛋也情有独钟。当年他十上黄山，每天共计要吃上10只茶叶蛋。

刘海粟说：“人家能吃，我也能吃，并无什么戒忌。”对于烧猪肉、凤尾、生鱼、生虾甚至生牛肉都极为喜爱，全无忌。有人把刘海粟的“吃经”归纳为十六个字：宽宏达观，宠辱不惊；美食当前，照吃可也。

齐白石

原谅我这一生死磕到底爱白菜

齐白石老先生有一幅写意的大白菜图，画面上点缀着鲜红的辣椒，题句“牡丹为花中之王，荔枝为果之先，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，何也？”于是“菜中之王”的美称不胫而走。

客人带了卤肉菜，卤肉外面包着大白菜的叶子。齐先生仔细把白菜叶子抖干净，不舍得扔。吩咐家里人把这片菜叶子切切，放上盐，大不了加点秋油，中午就粥吃。

一天齐白石坐在画室里，听到外面有吆喝卖大白菜的。他灵机一动，心想：“我何不画一张白菜去换白菜，那也不失为一段文人佳话呀！”屋外一个北方汉子正守着一车白菜吆喝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戴着一副小眼镜，正看着他一车白菜出神，十分想吃的样子。汉子忙招呼道：“老先生！你要称几斤？”

齐老先生从后面摸出一卷纸说：“我拿这画的白菜，换你一车白菜，你可肯么？”这汉子一听，勃然大怒说：“我不看你一大把岁数，窝心脚窝死你。有你这么消遣人的吗？想得美！拿一张画的假白菜，要换我一车白菜！”一顿咆哮，弄得老先生摸不着南北，挟着画的白菜灰溜溜地走了，从大门侧身进去说了一句话：“嗨！真是有辱斯文！”

晚年的他们都爱甜

王世襄爱吃冷品，雪碧、冰激凌都是大爱，厨房里至今仍放着几个蒙着灰尘的冰激凌盒。晚年，王世襄最喜欢的冰激凌是肯德基的巧克力圣代，一买就是24个存放在冰箱里面，每天吃上六七个是他的一大乐事。而王敦焯担心他吃多了身体会不舒服，想控制一下量，王世襄就会犹豫再三又可怜巴巴地央求：“你再给我两个吧！”

晚年居于中国香港的方召麐也十分爱甜，尤其爱吃巧克力。据香港收藏家李典回忆，每次他去看望方召麐，老人必叮嘱他带某品牌的巧克力，漂亮的礼盒里，手工巧克力被做成精致的贝壳、海螺形状，老人每每端详，喜悦不已，常常是背着儿女，吃一小块，再吃一小块。

两包麻酥糖与吴昌硕的逝世

吴昌硕非常爱吃，晚年的时候如果有人请吃酒席，每请必到，到了必大吃不已，回家的时候一定胃痛。晚年号大聋的吴昌硕，声称耳聋，来客说话，一概不答言。但好笑的是，家人低声说到缶翁贪吃，他必声辩不承认多吃。

1927年，吴昌硕84岁。有人送他十包家乡的麻酥糖，子女们担心甜食对他的身体不好，只给一包，剩余的藏起来。不料被他看到，半夜私自起床取食两包，梗在胃中，无法消化。他的故去，像是跟世界开了一个玩笑。



麻酥糖